

東北的烽火

李輝英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章 事 藏

北
的
降
火

李
輝
英
著

抗戰文藝新刊

東北的烽火。

冰消了，雪化了，山巒，荒原，到處都冒出淡淡的綠苗，是新生的雜草。
是說：寒冷的冬天又過去了。

成年累月呆呆站着的一羣土山，山南流來成年累月不稍停息的伊通河水，越水沿山則有一條黑色的鐵道，一直綫的展長着，每天有好幾次載着長長的列車奔馳。這以外，河山之間，鐵道的遠側，延展着一片低窪的廣大的荒甸子，靠近，是零落的散佈着的鄉村。

三月的春陽，洒着和煦的光輝，伴着微溫的春風在地面上吹拂着，藏在新生出嫩芽樹梢中的雀鳥們，已經把牠們從南方帶來的新曲開始在歌唱了。田陌上，穿着藍布短衫褲的農人們，忙碌着，趕着馬車或是牛車，幽閑的向田中上糞；有的人用鉄銚或

是鐵鎬，刨那去冬埋在冰雪中現在已經露面了的高梁根和豆根，堆成一堆一堆的，然後，來一輛馬車或是牛車，就拉走了；拉到家裏做引火柴。野地上，有些牧童們，和一些數不清的牛呀，馬呀，驢子呀，豬，羊……好些個性口混在一塊，地方格外的吵雜：一會驢叫了，一會孩子罵了起來，一會又會哭號着的。山坡上同樣的伏現着青苗，只不過有的山崗坡沿，爲了要開荒，已經被燒成烏黑的木片一片一片的了。

一羣狗，咬着，叫着，各處亂竄，都是爲了一隻雌的才這樣：到林中，過水溝，在山坡上，死纏；一會，彼此咬起來，一會又咬起來，一會又跑走了。牧童們常常跟着追，要拆散牠們，有時兩方就對起仗來。

在小河中，白的，黃褐的，灰的鵝，鴨子，一羣羣的游泳，一面叫着，一面伸那長頸到水中撈取食物，不然就弄着自己愛護的羽翅。有些鷄羣在田野中搜尋食物。孩子們在那裏放風箏。

「誰的豬，這樣禍害！」

「鎖柱子，爹烟袋家拿來。」

「好好潑，糞潑走了，沒看見？」

「趕集的說今年菜子貴不貴呀？」

「大嬸，老爺（註一）快直了，該燒火（註二）了。」

「飲馬要等散散氣才行呵。」

男人的，女人的話語聲，在村落中，在田陌上奔蕩着。

各處皆顯示着新生，各處都那樣的和平。

只有那廣大的荒甸子，它是寂寞的，沒有人耕種它；它是悲哀的，又將平淡的過一年；任雨打風吹，任雜草叢生，任它死死的擺在那裏——又窪又荒，這就使它他人拋棄了。

在午間或是晚上，因為休息，田野中就沒有逗留的人在。

「萬寶山」，是這帶地方的名字。

(註一) 老爺 就是太陽。

(註二) 燒火 就是燒飯。

二

那一天，正是一個晴和的春天，微風吹人異常輕快，太陽不冷不熱的正適中的射出來它的光度。開春的化凍已經過去了，現在的地面不再窪水難行了，除却那廣大的荒甸子外。在田陌中，農人們忙着做工，彎着腰，動着兩手。有套馬或套牛的犁，從田中犁起，掀起一片片的一塊塊的濕土到地面上，過些時在不留意中就漸漸的晒乾。不能做費力氣活計的比較年紀小的孩子們，他們担着水罐，飯桶往田間送。再小的孩子們就放牧。這一帶，這一天，各處顯現着大小的人，做着輕重不同的工作。至於女人們，年青的在家燒飯，做針活，老年人則看顧那些吵鬧待乳的孩子，忙着，忙着，

爲了生活一向是這樣的規律的忙着。

在大路上，沒有幾個行路的人，因爲人們爭着做田間的事情，沒有空閒工夫去趕集。路是靜靜的躺着。

歇頭氣（註三）時候，馬寶山老頭子和幾個家人，抽着葉子烟（註四），坐在地上，望着近旁的荒甸子和旁邊白帶子似的伊通河水，就亂七八糟的講論起來：

「八叔，這甸子怕他媽的又空下了。」

「簡直敢（註五）不如大河，可以走船養魚。」

「五穀不能種的敗家東西！」

「這話說來就長啦，我來這裏就有這塊荒，一直到如今還是荒，有年頭長啦。」

「窪水不乾，張瞎子說是天意。」

「地東家不做好事，王八兔子啥人都有，沒有好餅（註六），還有不壞地氣的！」

「想填來的，沒地方拉土哇。」

「祖上缺德。」

「也不長樹，廣長蒿草，真他媽怪。」

真的，眼前大片荒甸子，只是那樣年年的荒着，不長樹，存水也不深，但總不乾。有風吹過，蒿草花花的響一陣，此外，總是那麼呆在那裏。附近空地，先後的開墾完了，惟有它一直被棄到如今。連一隻鳥都不願到裏面去住。這樣，很少有人留意它，它也許會被人漸漸忘去了，但它却有着「官荒屯」的一個別緻的名字。

一羣家人議論了一會，稍停一下，捫着嘴人人盡力的抽着烟，看起來好像這種抽烟會把勞做的疲倦完全從烟氣中消去了似的。有的人，眯着眼，晒太阳，吹風。視線離開了荒甸子，他們再談話的人把話頭也隨之轉換了方向，有人這時間了一聲：

「集上菜子貴不貴？」

雖然這些都是馬家一家人，但因為平常並不是每人都有趕集的機會的，這樣人，因而這樣問，自然，是問到過集上去的人的。

「貴到不貴，可有點濕，怕保不住。」到過集上去過的人依着個人所見老實的答。

「集上有啥勾當（註七）沒有？」

「勾當？勾當到有點。……」

「老六，你快說，趁消閒。」

都等老六說，可是老六好一會連個屁都沒有放，知道又是他騙人，沒有人再來追問。

一下，話頭又轉到雨水上：

「三哥，過年來不是沒下幾場雨嗎？」

「這一晃也到有半拉（註八）多月啦。」

「該下陣透雨，濕濕土才好。」

「天氣更會好些個。」

「可是你說的好，天爺公事依不了你，龍王爺不發水你能怎樣！除非求雨，你說呢？」

「雨是應該下點啦。」

講到雨，其實是使他們發愁的東西，——一下雨，就不能到田裏做事，待在家裏軋草，弄麻繩，總及不上在外邊風涼。可是，他們仍然要盼雨，他們爲了要下種，——要雨。

下雨天，路上就多了人，光着腳，身上披簑衣，頭戴着大草帽，肩背着蓆子，手握着木棍，低着頭向前走路；趁這機會到集上去買些零用的東西，等雨一停，就回來了，天晴仍然動手下田。總是那樣忙，他們總是那樣忙，連自己都不知忙到甚麼時候才可以忙完。

這時候，沒有人說話。

有人輕睡，有人打酣沉沉的。

各處田間都是同樣聚在一處休息着的人羣。

西斜太陽，懶懶的照着。

突然之間，荒甸後轉出來幾個人，一面走路，一面望着，還一面不停的用手指點着。

剩下沒有睡覺的在田中的馬寶山，忽的爲這幾個人影給勾去了眼神，他運用着兩只昏花的老眼，用力的望，可是望不出是那些人。同時他可以分辨出不是本屯的人，又不是專爲過路的人，這是毫無問題的，因爲他們穿的都是長袍，而且走起路的步法又是那樣的慢，這兩點，不是在春耕期的萬寶山地方行路人中可以找到的。

「誰呢？」他想了起來，「又做手式，做啥呀？」

「有景（註九）。」接着他決然的下了斷語。

子：

想到身旁睡覺的年青人眼色好，一定能看清楚來人，他急忙的喊他的年青的孫

「小全，睜開眼睛，醒一醒，看前面來的是那些個人。」

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說話總是沒有多少氣力，好容易喊醒人，那幾個要看的
路人已經走到跟前了，不等他看清楚，那面已經有人搭了話：

「大爺，這樣忙。」

「馬當家的，也該放給孩子們做啦，兢兢業業一輩子，如今老啦，還不該告老隱
退享享福嗎？」

馬寶山認清了來人：是蕭雨春，張鴻賓，孟憲文，任富，劉振國和兩個生人，他
們正是本屯的人，奇怪，這些人怎麼都換裝啦？到聽完他們說的客氣話之後，他自己
反有些覺得不好意思，告饒着說：

「該死，該死，眼色太狗脚（註十），老幾位今天怎麼變裝啦？」

話。

「不該死，不該死，你要活到一百二十歲呢。」那任富，見了人常常喜歡說笑

「我才不幹：千年王八萬年龜，活一百多歲連人味都沒有啦。」

「馬當家的真是，說起話來八面透風。」

「老孟，你別冤人。」

本來在睡覺尚未被喊醒的一幫馬家小夥子們，這時都醒過來，七嘴八牙的說：

「蕭大叔，你好哇？」

「孟二哥，今個這樣閑？」

「劉小嘴，你跟人家吃屁來的呀？」

「任快嘴，你的舌頭不是讓老婆咬去啦嗎？」

說着，罵着，站起來讓座，座只是地。話沒有答，對方直在坐過之後，才有的恭敬的有的玩戲的答着：

「啊，好，成年六輩都好，你也好？新媳婦好不好？罵大叔媒人不？笑？笑就是好。」

「我天天閑，不像你們爺們這樣忙。」

「馬巴子，你老婆跟我跑啦，你裝不知道？想強嘴？」

「小馬，我一不騎你就不自在，那天我讓你知道知道咱爺們的厲害！」

馬寶山畢竟是老年人，不慣於嬉罵，憤然說：

「沒好餅！早晨不見晚上見，見面就罵，不嫌絮煩！是歲數小，一點正經的

（註十二）也沒有！」

「你好！你好！你從前不這樣？別強嘴！」

受了年青人的搶白，老頭子不由的嘆了一口氣，這，一方面表示着政令的不行，

年青人一個一個很硬的，一方面就有些不勝今昔的感慨，不得已，強笑的對着外人

說：

「老蕭，你看，咱們年青時這樣過？如今人真了不得啦，說一句話他會頂回來你十句。」

「哈哈哈哈哈，年青人就是好逞強。」

「可是，」有人插嘴問，也許是想打過話頭，「你們幾位今個幹嗎來的這樣齊全？」

「你說呢？」

「說不出才問。」

「有啥事，看看賠錢的東西到底有點出息（註十二）沒有。」

「好罷？」

「別提啦，提起來就叫人生氣，你沒有看見嗎，一樣不變？」

「是風水，過幾年也許會有金子挖呢。」

沒有答，或許有人真盼望能有那樣的一天實現。

「抽一袋罷，半天工夫光拌嘴啦。」馬寶山鄭重的說。

「到忘記這回事了。」

於是，抽煙，許多枝煙袋，咪咪的抽起來，從每人口中吐出的煙，昇到天空，過一會就飄散了。

太陽更低了些的斜了下去。

(註三) 歇頭氣 是農人每天耕田第一次休息的時間。

(註四) 葉子烟 就是旱烟。

(註五) 簡直敢 是「老實說」或「照直說」的意思。

(註六) 好餅 即指好人。

(註七) 勾當 新聞，消息或事情的意思。

(註八) 半拉 就是半個。

(註九) 有景 有故事或有事情。